



我們要警惕啊

工 人 出 版 社

我們要警惕啊

工人出版社

我們要警惕啊

*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西德古胡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

*

書號：5512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29,000字 印張：1 6/16 印數：1—42,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4）一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編了幾篇小故事，有的敘述工人提高了警惕，積極主動地協助政府捉拿破壞經濟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盜竊國家財產的罪犯；有的揭露暗藏在工廠礦山的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的罪行。

目 錄

模範治安保衛委員任滿芝·····	燕楠	1
礦工捉住了破壞分子·····	賈玉江	4
奇怪的電鈴聲·····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陽泉礦務局委員會	8
劉向南捉匪記·····	崔國華	11
我們要提高警惕啊！·····	許洪甫	14
蔡欽甫協助政府抓住了盜竊犯·····	禾坪	17
一定要捉住盜竊分子·····	王志俠	21

* * *

反革命分子孫移山

在大連油漆廠進行破壞活動·····	程維君	24
開灤林西礦康拜因採煤機為什麼遭受破壞？·····	林洪	31
反革命組織為什麼能長期潛藏在		

本溪煉鉄廠化驗室？·····	程維君	35
工會會員証落到大騙子手裏以後·····	陳旭華、王池清	39

模範治安保衛委員任滿芝

燕 楠

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一九五四年初春的一個傍晚，修築集二綫的第七工區的工人聚集在一個大工棚裏，听取党在过渡時期的總路綫總任務的報告。工人任滿芝听得更是入神。

忽然間廣播的聲音“啞”地中斷了一下。任滿芝感覺有點稀奇。馬達還在“突、突”地响，講話的聲音怎麼會斷了呢？

任滿芝悄悄地從地上站起來，藉着微弱的星光，沿着廣播電綫，朝發電機附近偵察。他走到挖坑工棚轉彎處，突然一個黑影子在他面前閃過。他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可疑的人。

任滿芝小心地隱藏到一座小茅屋的後邊，監視那個鬼鬼祟祟的傢伙，看看他究竟想幹什麼。

那個黑影走近了通向廣播機的電綫，像小耗子一樣四面張望，準備破壞廣播機的電綫。

任滿芝看得很準確，不由得心中燃起了怒火。“他媽的，看你這破壞分子往哪裏逃！”他急忙竄到那個人跟前，原來那個人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時從原籍潛逃混入我們鐵路部門的反革命分子，任滿芝馬上向保衛部門進行了檢舉，把這個反革命分子依法重新逮捕了！

主動要求任務

一九五四年八月，任滿芝由七工區調到六工區，擔任開挖片石工作。那時，有的工人上下班揹着炸藥，和同志們一道坐汽車；有時把剩餘的炸藥和雷管放在工棚裏。任滿芝擔心雷管在汽車上受震動引起爆炸，放在工棚裏也容易出事。他就數次向班長建議，解決這個問題。晚上不把炸藥放在宿舍和工棚附近，比較容易解決；可是“上下班這麼遠，誰願意揹炸藥來回走哩！”班長考慮了半天，沒有決定。

任滿芝爲了保護工人們的安全和國家財產，這件事時刻掛在心。他睡不安，一合眼就像聽見炸藥在汽車上爆炸的聲音。一天夜裏，他已經躺下了又爬起來找小隊長。小隊長听了任滿芝講的道理很對，但是上下班五公里路，誰願意放着汽車不坐，揹着炸藥獨個兒跑！小隊長一時也想不出好主意。任滿芝見小隊長和班長一樣爲難，就要求自己擔任揹送和保管炸藥的任務。

保護炸藥

任滿芝接受了揹送炸藥的任務，每天遵照規定制度，按時把炸藥送到工地。別人都坐汽車上班，他總是動作敏捷地領取炸藥後就徒步走向工地。

秋天，草原上有時下着毛毛細雨。午休時間，大家都鑽進帳篷裏休息，任滿芝却一人蹲在山頂上，他想：把炸藥和雷管帶進帳篷不夠安全；如果把炸藥留在山上就會被雨淋濕。他看看天上黑團團的烏雲，一時雨不能停息。他再看看粗木製的炸藥箱，眼看雨要從箱縫流進去。他立即脫下身上的棉衣把炸藥箱蓋好，一屁股坐在炸藥箱上，雨水再也不能浸濕炸藥了。

午休時間完了，雨漸漸停止了。工人們走到山頭上，看到任滿芝驚奇地說：你怎麼不到帳篷裏躲雨，看你的衣服都濕了！任滿芝抖抖身上的雨水，隨口答道：“衣服濕了有啥？炸藥濕了，要影响今天放炮，影响工程進度。”接着，他又開始了打石工作。

榮獲模範稱号

去年十二月，第三工程局召開了治安保衛委員功臣模範大會。七十多位功臣模範戴上了大紅花。任滿芝獲得了甲等功臣模範的光榮稱号。任滿芝在大會上介紹了他的光榮事蹟和經驗，接着說：“這算不得什麼，是由於党的教育和培养，今後我要更加努力，做好新綫施工的安全保衛工作。”

（原載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三日“人民鐵道報”）

礦工捉住了破壞分子

賈玉江

這件事發生在陽泉礦務局第三礦的七尺煤坑裏。雖然是去年二月間的事，但礦工高存福等機警地捕捉破壞分子的模範事蹟，是值得廣大職工學習的。

推車工人高存福和李八孩工作的地點，是在坑下的副巷。從副巷往大巷去，要經過一段坡度很大的運搬路和通向正巷的槍道岔。在這一段路上推車很危險，但因為他倆都是有多年豐富經驗的推車工人，從來沒有發生過翻車、落道等生產中斷事故。可是二月間却連連發生怪事，每天要發生兩三次落道事故。高存福雖然再三告訴李八孩把道岔扳好，但還照樣發生事故。因此高存福就有些生氣了：

“怎鬧的？每次都不把道岔扳好，你不知道落一次道對生產有多大耽誤嗎？”

“我每次都扳得好好的，誰知道爲啥又落道了呢？”李八孩也感到奇怪，因為他每次扳道岔都很細心，特別是這幾天，扳過道岔還再仔細地看一看，一直到認為不會出錯時才走開。但是落道事故還是免不了。他想：“這裏有鬼，準是破壞分子在搗亂。”但他還不敢肯定，就沒有馬上告訴高存福，只說：

“咱們在道岔邊釘個釘子吧，這樣扳的時候雖然費勁，可是保險不會再落道了。”

道岔边上釘上了釘子，高存福放心多了，第二趟車推到槍道岔的坡上時，就大着胆子把煤車放下去；李八孩因為懷疑有破壞分子搗鬼，因此當煤車快要接近槍道岔時，就歪着身子看過去，果然他看見道岔又離開了鐵道四五公分。這時候煤車已經放到了半坡上，李八孩知道煤車闌不住就要發生事故，於是急忙大喊：

“危險呀！”

隨着喊聲，李八孩跳下車來，煤車也“轟隆”一聲翻滾到坡下。高存福多虧推車有經驗，當聽到李八孩喊聲後，就機智地往旁邊一閃，只摔了一下。

“好危險呀！差點兒這顆腦袋就交代啦！”高存福有些緊張，但又覺着奇怪，就說：“怎麼釘上釘子，還要落道呀？”

李八孩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看這裏一定有壞人，不然釘上釘子，道岔絕不會自己跑開。”

李八孩這一說，高存福想起黨支部書記和保衛科長經常說的話：“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却不願意，他們的走狗——特務分子，會設法潛伏在我們內部，時時刻刻企圖破壞我們的建設事業，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嚴防敵人的陰謀破壞……。”

“幹這事的人，一定在附近這幾個組裏。”李八孩不等高存福吭聲，又接着說。

“對，”高存福雖這樣回答了一聲，但還在想他的心事。他越想，越覺着李八孩的話有道理，就湊近李八孩悄悄地說：

“這事情恐怕是張同元幹的。”

“張同元？就是最近才上班的那個張同元嗎？”

“是呀！”高存福向四下看了看，壓低了聲音說：“這傢伙和我是同鄉，日本鬼子佔領我們家鄉時，他伯父當了漢奸，曾幫

助鬼子殺害了咱們好些抗日幹部；鬼子投降後，又投靠閻錫山，欺壓老百姓，解放以後就被人民政府鎮壓了。張同元對政府不滿，經常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最近他到了這裏上班，又經常在這條巷道上來往，我看道岔準是他破壞的。”

李八孩听了這話，覺着有道理，就接着說：

“張同元沒來以前，咱們沒有發生過事故，可是自他一上班，落道事故就接連不斷地發生了，這一定是他幹的，咱們趕快向保衛科報告吧！”

“下了班再去報告吧！”高存福說：“現在咱們躲藏起來，如果能當場把他抓住，那就更好了。”

“好，”李八孩說着，就跑進掌子裏叫出荊拉貴來商量。

荊拉貴是這個班的生產小組長。這幾天因為煤車一再發生落道事故，生產任務不能很好完成，也非常着急。他知道高存福、李八孩是兩個推車有經驗的老手，以前又很少發生事故，對這幾天突然連續發生事故，感到非常奇怪，也想到過這可能是壞人搗鬼。現在他听了高存福和李八孩的話，覺着很對，就說：

“不過最好是不要耽誤了生產，你倆去繼續推車，我在這裏躲起來看住點。”

高存福、李八孩把煤車收拾起來，向着大巷推去，剛走不遠，就看見張同元從正巷走出來。張同元走到道岔附近，朝四下看了看，又拿下頭燈來，對着大巷照了照。高存福、李八孩就急忙閃到一邊。荊拉貴看到張同元鬼鬼祟祟地走到槍道岔上，也連忙把頭燈扭滅，躲在柱子背後。張同元看着四下沒人，就大着胆子跑去，想把道岔扳開；但他萬沒想到正在彎着腰扳道岔時，他的雙手却被荊拉貴緊緊地抓住了。

“你幹什麼？”荊拉貴大聲喊。

“我，我，”張同元覺着事情不妙，說話也有點結結巴巴了，但仍想抵賴：“我帽子掉了！”

“地下滿是水，你帽子乾乾的，一點水也不帶，怎麼能是拿帽子？”荆拉貴緊緊地追問。

這時候，高存福、李八孩就急忙跑過來，一起把張同元捉住。附近各組工人聽說抓住了破壞分子，也都紛紛跑來。

.....

在保衛科，張同元承認了破壞道岔的罪行。接着工人們又檢舉了他在二坑東南大巷時也曾破壞过道岔和電鑽綫，並偷過工人崔成祥家裏的東西。對於工人們檢舉的這些犯罪事實，張同元無法狡賴，只好一一承認了。

高存福、李八孩、荆拉貴活捉破壞分子的事蹟，很快就傳開了。礦上並召開了職工大會，獎勵他們這種保護礦山的模範行動，黨總支書記和礦長都在會上講了話，号召大家向他們學習，百倍地提高警惕，作好防奸、防盜工作。

自此，陽泉三礦羣衆性的保衛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短短的一個月裏，工人們自動破獲的大小破壞、偷盜案件就有十一起。

（原載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人民日報”）

奇怪的電鈴聲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陽泉礦務局委員會

正当全体工人緊張工作的時候，陽泉礦務局二礦運輸路兩點班却不斷發生亂打點的事件，最多一班打過十九次，每次耽誤好幾十分鐘的生產。這引起了煤頭工人的不滿，運搬工友雖然焦急，可是就找不出原因來。因為電鈴的响声是一下（一下——是代表運輸路末尾坑下老輪底打點的信號）煤車就停住了。調車員王富林氣洶洶地跑到老輪底，不耐煩地質問：“你們這老輪底是咋鬧哩？怎麼老聽見你們打點。”老輪底工作的工友誰也沒有打點，組長王先順就和調車員王富林爭吵起來。一場爭執結束後，重新打點開車了，但沒多久，不知道從哪裏又傳來輕微的一下電鈴聲，煤車又停了。工友們都很納悶。這樣的情況已經繼續六天了，總共打了五十三次點，破壞了正常的生產運轉，影響了任務的完成。

在老輪底工作的青年團員畢德金生了好幾天悶氣，憋着一肚子怒火，再加上聽到組長和調車員的爭吵，更是火上加油：“這是咋整的，眼看着生產要超額完成，偏偏發生這古怪事……”他忽然記起前天會上保衛科長和团支部書記王桂說過：“我們應該提高警惕，嚴防破壞分子搗亂……以實際行動支援解放台灣。”他連想到這很可能是有人破壞生產，他的警惕性提高了，就走去找王桂商量。王桂同意他的看法，並說要

把事情搞清楚，既要大胆，還要謹慎，最好先找找線索。畢德金回來時，边走边捉摸：爲什麼電鈴的响声很小，這一定不是在坑內打的。

爲了怕打草驚蛇，反而影響生產，畢德金不在工作時巡查。有一天，他悄悄地和小組工友李心寬換了一個輪休時間。下午他仍然穿上工作服到礦裏去。快五點鐘了，這是亂打點的時候，他跑到東場去繞了一圈，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現。天氣很冷，他跑到團總支辦公室烤了烤火，又跑回東場。煤車在轟隆隆地轉動着。他走近醫務所時，忽然看到運輸工人郭廣玉從蓆棚裏走了出來，鬼鬼祟祟地東張西望了一會，偷偷按了一下電鈴。煤車停住了。機警的小伙子被這個目標吸引了，恨不得馬上過去把這個壞傢伙捉過來；但又怕是眼看了，心想：要拿就拿一個穩！反正是狗改不了吃屎，第一次按了，不怕他不來第二、第三次……。畢德金趁着郭廣玉回到蓆棚裏時，蹣手蹣腳地溜到蓆棚的東邊，也不顧地下是尺深的積雪，就臥倒在雪地上。他怕被人發覺了，將身旁一堆亂草蓋住自己，一雙火炬般的眼睛直挺挺地監視着蓆棚。恰恰這個時候因爲其他原因，煤車停了四十多分鐘，這可把畢德金急壞了。在這零下十五度的曠野裏，寒風刺骨，他的兩隻耳朵凍僵了，全身麻木，好像不由自己支配了，但是他那一顆火熱的心卻噴發着不可抑制的火力。他想，哪怕是再等幾天幾夜，也非要抓住這個壞蛋不行。到八點鐘的時候，果然，郭廣玉又由蓆棚裏走出來。畢德金屏住了呼吸，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傢伙的行動。郭廣玉鬼鬼祟祟地向四下看了一下，又去按了一下電鈴，畢德金急忙跑上前去，一把抓住他，喝道：“你爲啥打點？”破壞分子郭廣玉被這一問，嚇得面如土色，張慌失措，上言不答下語，支支唔唔地說：“我……我怕……跳了老輪。”畢德金反問：“你這裏規定

是打五下鈴，爲什麼只打一下？”郭廣玉就目瞪口呆，不能對答了。

畢德金將詳細情況報告了治安分會。破壞生產的不法分子郭廣玉被逮捕起來。運輸又開始正常地進行了。

（原載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中國青年報”）

刘向南捉匪記

崔國華

三月三日，晚上八點多鐘，刘向南和他愛人買完布正往家走，剛剛走到东馬路郵局門前，就听有人大声喊嚷：“逮特務！逮特務！”他回头一看，一個人在前边慌慌張張急跑，手裏还拿着一支槍。刘向南一楞神，那人已从他身边跑过，鑽進了黑胡同。他一看那人要跑掉，急忙把布往他愛人手裏一扔，扭身追了進去。這條緊靠郵局的三多街胡同，夾在樓房中間，只有八九尺寬，這時家家早已閉了門，一點灯光也沒有，裏面挺黑。刘向南追到只離那人二十步左右時，那人慌張地回头一看，發現有人追來，甩手就是一槍。刘向南見他打槍，急忙躲在牆根。但是，槍並沒有打響。那人一見槍沒有打響，便慌慌張張左望右看，想找出路。刘向南在牆根躲着，一面盯着那個人，一面端詳胡同的情况：這是一個丁字胡同，一出三多街，就是菜市，向左一拐，有條吉祥胡同，這胡同彎彎曲曲，各处都通，匪人很容易跑掉；要是向右拐，菜市一定有人，那就好逮了。他想要是上前硬逮，土匪手裏有槍，一定会吃虧，他回头看了看，一個人也沒有追進來，心裏着急，但还是毫不放鬆地暗中盯住他。突然，他看見那人猛地摘下帽子，往後一扔，把手槍插進馬褲口袋裏，轉身向右拐去。刘向南一看那人拐向菜市街，也就急忙追了上去。那人一進菜市街，一看沒人，不遠就是馬路，沒有跑，頭也不回，假裝鎮靜地向前走去。刘向南想趕

到匪的前面去，照着那人臉上給他一拳，將他打倒，可是菜市街兩邊有很多攤販案子，不好往前頭繞。他緊跟在後邊，前後不過六七步遠，他動作輕快，穿的又是膠底便鞋，也沒响声。那人快到菜市街口時，劉向南往前一竄，一個箭步上去，兩手用力把那人摟住。那人吓的“哎呀”一聲怪叫，猛力一甩，把劉向南掄的右手挨地。這時候，劉向南左手用力抓住那人棉衣，急忙喊起來：“逮特務！逮特務！特務！”他一邊大喊，一邊抵擋，右手攢住那人裝手槍的口袋不放。這時附近有兩個攤販聞聲跑來，劉向南一見人來，又喊：“特務有槍！槍！”人們便順着他的手也按住了那人口袋。不一會工夫，已來了七八個人。那人雖然死命掙扎，但在衆人面前，已經是無力反抗了。

這時，馬路上擠滿了人，汽車、電車也無法通行。人民銀行東北角營業所的人民經濟警察，也隨着人們的喊聲趕來，劉向南看人民警察來了，便把奪過來的手槍遞過去，說：“同志！這是特務的手槍！”

人民經濟警察接過手槍，問明情況，便馬上回去叫來一輛吉普車，劉向南他們押着，把那人送到了公安二分局。

劉向南是地方國營第三機器廠的工人，他在解放前失了業，在解放後，一九五二年政府介紹他到工賑隊做工，一九五三年又介紹他到了地方國營第三機器廠，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劉向南非常感激政府。他平常喜歡看書看報，从中受到一些先進人物的事蹟的感染。他常想多做些工作，回答政府對他的關懷。在一九五三年裏，他曾經救了兩個投河自殺的人，有一次是在一個冬天的夜裏。

劉向南逮住的這個土匪，名叫李金惠，經過調查，証實是多次持槍行搶的慣匪，在他被捕的這天晚上就是又在東馬路新聯商店持槍要錢。在逃跑的途中被劉向南逮住的。

刘向南这种奮不顧身，不怕犧牲勇敢逮住慣匪李金惠的事蹟，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四月一日，天津市公安局在舉行獎勵羣衆捕匪發獎大会上，表揚了他，還獎給他一百元人民幣的獎金。

〔原載一九五五年四月八日“天津工人日報”〕